

The  **Light** of **Life** “生命的光亮”
儿童生命教育小说





The 外婆 Grandmother 女

伍剑/著 徐凌/绘

The Grandmother 外婆

伍剑 / 著 徐凌 / 绘

鄂新登字 0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外婆 / 伍剑著; 徐凌绘. — 武汉: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6. 12

(“生命的光亮”儿童生命教育小说)

ISBN 978-7-5560-4952-3

I. ①外… II. ①伍… ②徐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146778 号

外婆

出版发行: 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

业务电话: (027) 87679174 (027) 87679195

网 址: <http://www.cjcpjg.com>

电子邮箱: cjcpjg_cp@163.com

承 印 厂: 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

印 张: 10.75

印 次: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: 680 毫米 × 980 毫米

开 本: 16 开

书 号: ISBN 978-7-5560-4952-3

定 价: 25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录 Contents

外婆的 菜园

这儿除了石头就是竹子，就没有见到一块菜地，我问外婆：“还有多远？”

“到了，就在竹林里。”外婆指指山坡下的竹林。

007

读书的 故事

“哈哈，今天我又学到一些知识。”外婆听我念完书总有一种满足感，直到躺在床上她还在念叨书中的一些经典句子。外婆念叨的时候，我也跟着念。不久我发现我背书比外婆快，比较短的文章，我能全背下来。

029

艰难的 日子

“外婆，为什么不吃干饭呢？”我抬起头望了外婆一眼，外婆的脸颊上挂着晶莹的泪花，我的心一下子酸酸的，我给外婆抹去眼泪，“外婆，我不饿了。”

“唉，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应该多吃点。”外婆的眼泪又流下来。

063

贵在坚持

外婆像孩子一样一边跑着，一边抓着天上飞舞的雪沫，并大声喊着：“加油！加油！”

当我和外婆跑步时，雪地上出现了深深浅浅的脚印，很凌乱……

我很庆幸，在雪中第一个留下痕迹的人是我 and 外婆……

089

贵在做人

就在我无助的时候，外婆叫醒我。望着我惊恐的眼神，外婆好像猜到我做噩梦的缘由，她说：“梦由心生，心底无事，睡觉就踏实了。”

111

外婆的 梦想

“……人哪，不管到了什么年纪，都要有自己的梦，这样活着才有指望……”

没想到外婆竟能实现她童年的梦想。

我的梦想是什么呢？

129

外婆的 蝴蝶

外婆好像的确知道我心里想的一切，而我却不知道外婆想什么。不过，我觉得自己不需要知道外婆想什么，我只要知道她爱我，晚上睡觉就很安逸。

真的，外婆是世界上最爱我的人，也是我最尊敬的人。

151

外婆的话

168

童年，是人一生的惦记

170

The Grandmother 外婆

伍剑 / 著 徐凌 / 绘

目录 Contents

外婆的 菜园

这儿除了石头就是竹子，就没有见到一块菜地，我问外婆：“还有多远？”

“到了，就在竹林里。”外婆指指山坡下的竹林。

007

读书的 故事

“哈哈，今天我又学到一些知识。”外婆听我念完书总有一种满足感，直到躺在床上她还在念叨书中的一些经典句子。外婆念叨的时候，我也跟着念。不久我发现我背书比外婆快，比较短的文章，我能全背下来。

029

艰难的 日子

“外婆，为什么不吃干饭呢？”我抬起头望了外婆一眼，外婆的脸颊上挂着晶莹的泪花，我的心一下子酸酸的，我给外婆抹去眼泪，“外婆，我不饿了。”

“唉，你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应该多吃点。”外婆的眼泪又流下来。

063

贵在坚持

外婆像孩子一样一边跑着，一边抓着天上飞舞的雪沫，并大声喊着：“加油！加油！”

当我和外婆跑步时，雪地上出现了深深浅浅的脚印，很凌乱……

我很庆幸，在雪中第一个留下痕迹的人是我 and 外婆……

089

贵在做人

就在我无助的时候，外婆叫醒我。望着我惊恐的眼神，外婆好像猜到我做噩梦的缘故，她说：“梦由心生，心底无事，睡觉就踏实了。”

111

外婆的 梦想

“……人哪，不管到了什么年纪，都要有自己的梦，这样活着才有指望……”

没想到外婆竟能实现她童年的梦想。

我的梦想是什么呢？

129

外婆的 蝴蝶

外婆好像的确知道我心里想的一切，而我却不知道外婆想什么。不过，我觉得自己不需要知道外婆想什么，我只要知道她爱我，晚上睡觉就很安逸。

真的，外婆是世界上最爱我的人，也是我最尊敬的人。

151

外婆的话

168

童年，是人一生的惦记

170



思绪是生命的涌动，无可名状，稍纵即逝，不能用任何语言来表达。

时间的河流里，总有一些东西会沉淀下来，凝成一个不可破的核，深深地藏在心底。

飘忽的风穿过指尖游走到遥远的原野上，永远也回不到原点，记忆却留存着……

太阳西沉，天空上的霞光也渐渐淡下去，从深红变成绯红。老街的青石板上坐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，她的白发被最后一抹霞光妆饰成玫瑰的颜色。她吃力地站起来，拖着滞重的脚步，一步步向前，走向老街深巷……

外婆的菜园

这儿除了石头就是竹子，就没有见到一块菜地，我问外婆：“还有多远？”

“到了，就在竹林里。”外婆指指山坡下的竹林。

壹

当火车像蜗牛一样缓慢地停下，一团白雾般的蒸汽喷向拥挤的人群，我终于结束漫长的旅行，到达终点。站台上的人大包小包地背着扛着，像匆匆的蚁群忙碌急速地奔走着，有的挤进冰凉的铁壳里，有的消失在茫茫的雾色中……

站台上瞬间只剩下我一人，本来不大的站台显得格外空旷，我像一根孤零零的木头被死死钉在冰冷的水泥地上。

天色正在暗下来，空荡的站台口出现一个匆匆的身影。这人个子不是很高，稍稍有些驼背，笑盈盈地朝我走过来，她就是我母亲的母亲——外婆。见到外婆我很兴奋。外婆不会像母亲那样狠狠地揍我，当母亲责打我的时候，外婆就护

着我，像护着一只羊羔似的对母亲说：“孩子知道什么？你变了……当年我是怎么教你的？”

母亲是位老师。母亲干什么事情都显得很优雅，说话也是柔柔的，很好听。父亲是长江航运公司的一名高级会计师，回到家里除了帮着母亲做家务，很少说话。有一天，父亲单位来人告诉母亲说，父亲失踪了。自从父亲失踪后，母亲性情大变。我再也看不到她的温柔和优雅，每天母亲回家就大声地发脾气，很多脾气是莫名其妙的，家中只有我一个孩子，我自然就成了她的出气筒。

这一年的春天，学校忽然停课了，母亲也进了学习班，外婆来信说：“让群到黄石来吧。”

于是，我独自坐上火车来到黄石。下了火车第一眼看到外婆，我就飞奔过去，外婆迎过来牵起我的手。那牵着我的手似乎有一种魔力，要把我牢牢牵住，牵着向前走。

黄石是一座矿山小镇，三面是山，一面临江，用母亲的话说，巴掌大的地方。我很小的时候来过，外婆家在半山腰，是一座孤绝寂寥的破房子，屋顶是铁皮的，斑驳破旧，就像山姥姥住的房子。上次来的时候是母亲牵着我的手，母亲的手温暖柔润。这次是我第一次认认真真牵着外婆的手。外婆的手很干瘪，上面长满了老茧，而且很凉，但我感到似

乎比母亲的手更温暖。

离开车站，天已经黑下来，小镇的街道旁立着路灯杆，却没有一盏亮着的灯。四周一片漆黑，只有商店里亮着的灯光从玻璃窗里透出，使得道路不是那么幽暗。路边的树影很深很沉，如鬼魅一般……

我随着外婆走过柏油路，转了一个弯，走上一条青石板的小道，再转一个弯，脚下便是碎石子路了。

“哦，还要走一段路。”外婆说。

我随着外婆又走了一阵，拐进一条细窄的小巷。小巷两旁是低矮的房子，每间房子的窗子里都向外溢出灯光。大多数的窗子都没有窗帘，在外面可以窥探到里面的人：或坐在桌子前比画着手闲聊，或正忙着编织毛衣，或独自坐在椅子上打着瞌睡……从一扇窗子到另一扇窗子，就像从一个剧场移到另一个剧场。

窗子里透出来的是家。我想起父亲和母亲，想到父亲的失踪，想到母亲在学习班的孤寂……

从各家各户窗子里透出来的星星点点的亮光向黑暗中延伸。漆黑的小巷似乎没有尽头。忽然，外婆在两间房子前停住脚步，我这才发现，两间房子中间有一条只有侧着身子才能穿过的窄巷，穿过这条窄巷是一座黑黢黢的山丘。哦，

我记起来了，外婆的家就在这两间房子背后的半山腰，上山是一条羊肠小道，两旁有很多石头，黑暗中这些石头显得特别狰狞。七拐八弯，到了半山腰，我终于看见外婆家那孤寂的板屋。

走进屋里，墙壁上糊着报纸，一盏不太亮的电灯从屋顶上拖着尾巴垂下来。房屋左边放着一张桌子，是枣木的，擦拭得干干净净，泛出乌红的光。桌上摆着好几个盘子，被碗反扣着。

“饿了吧？”外婆把扣在盘子上的碗拿下来，将盘子端在手上，“热一下，很快就能吃啦。”

外婆拉开屋子的另一扇门，里面很黑，我不敢跟进去。过了一会儿，黑洞洞的门内闪起一道亮光，是外婆划亮了火柴，点燃了炉灶里的树枝。透过微弱的亮光，我看到一片被烟熏得黑黑的房顶。

在微弱的亮光下，我看见外婆俯着身子，一条腿跪在地上，手里拿着一根细细的竹管对着灶膛用力吹着。灶膛里微弱的火光随着外婆吹出的气一明一暗地闪动着，蹿出的火苗把外婆的脸映得红红的。不一会儿锅里就冒出热气，白色的雾气从厨房飘进屋里，带着阵阵香味涌进我的鼻子。我嗅到肉的香气。

肚子里的馋虫开始躁动，喉咙管痒痒的，我使劲撑大鼻孔吸着空气里飘浮着的浓浓香味。外婆终于把四五个盘子端到桌子上，我从来没有嗅到过如此香的肉味，盘子里都是精瘦肉，像是野兔子肉。我风卷残云地把盘子里所有的东西吃得干干净净，几乎要吞下自己的舌头，最后甚至捧起盘子，把盘底仅存的一点汤汁舔得干干净净。

外婆坐在我对面端着碗埋头吃饭，几乎没有伸筷子去夹盘子中的菜，她偶尔抬起头望望我，脸上露出满足的微笑，好像是自己在享受美味佳肴。

“嗯，很好吃！很好吃！”外婆反复说着这句话。

直到我放下碗，打着饱嗝，外婆脸上挂着的微笑才慢慢地淡下去。

“留着点肚皮，明天还有。”外婆说，“一口吃不成大胖子。”

“嗯。”我点点头。